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七

起建安十一年
盡建安十三年

孝獻皇帝庚

西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於北斗

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大微北一日天樞二日璇三

日機四日權五曰玉衡六日開陽七
日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

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

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不下操下令曰城拔

皆坑之曹仁言於操曰圍城必示之以活路所以招之也今公告

之必死將人自為守矣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

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三月

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

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

上洛縣前漢屬宏農後漢屬京兆燒關在縣西北故置都尉劉昫曰言縣在洛水之

上故以

并州悉平曹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

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

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

兵家擁眾

各爲寇害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

豪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

言其以義從軍也

又因大軍出征令諸

將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

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

頽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

禁止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習乃貢達名士

避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淩之徒操悉以爲縣長初習與濟陰王思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白事失操旨操令主者收思將加重辟而是時思偶近出令習代直而主者竟往收習以爲思也而習亦不自言非思也已而思還聞習被收乃馳往白操自陳己罪非干習也操乃大驚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同時優擢至是使習領并州思領豫州思亦能夷然病於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踣壞之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悅統言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爲尚書郎
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六人主作文書

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
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
後參曹操軍事

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

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

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弱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仇敵也勢不足

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賢曰銜勑也繼繼也及繼體之時豪傑

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

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方其怒陽

春時雨不足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實育百萬無所復

奪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遠自謂若天地之不

可亡也乃絳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宜注左傳世治曰公卿宜注民無效焉杜預曰宜示

也上下同惡官極角觝之觀耳極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

馳於田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興者盡妃后
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豕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
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
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
於運徙勢夫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
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左傳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其

法誠略曰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
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
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
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州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騫守境貪殘
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竝作陰陽失

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勢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于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權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乃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然後可以罪之矣

法誠篇通鑑載于永初元年策免徐防後作蠲今移置于此

統性倣儻敢直言不

矜小節默語無常時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
凡遊帝王者欲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優仰可
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
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
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饌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
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蹠畦苑遊
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
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
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
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
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秋

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猛與之子也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其之官行道之間更相責望商到任謀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殺商鎮西將軍韓遂與兵討猛猛發兵迎敵其吏民反其攻猛猛知必死乃歎曰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豈可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死初商在雍州以酒泉龐清爲從事守破羌長及猛殺商今日敢有臨商喪者死不赦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懷匕首詣猛門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救遣不殺由是清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旣而郡人黃昂反圍郡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陷揖死清乃收斂遺屍送還本郡行服三年曹操聞之辟爲掾

初消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消舅兄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謂宗族其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惟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消母娥親聞之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乃陰市名刀晝夜磨礪壽聞之乃更乘馬帶刀以爲防鄰婦徐氏以壽兇猛憂娥親不能制重受其禍每諫止娥親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有何面目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共笑之娥親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遇壽於都亭之前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復就地斫之而所持刀折娥親因前欲取壽佩刀殺壽時壽猶未死自護其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

左抵其額右撻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斷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置之於法卽解印綬去官以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於時觀者如堵莫不慷慨嗟歎守尉陰語使去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冤讎已雪萬死不辭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強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其表其事乃赦其罪立石以顯其門閭八月曹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涪于涪于縣屬北海國賈曰故遣將樂城在今密州安邱縣東北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昌稀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爲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容光武帝子琅邪孝王京之異孫也容薨國絕今復立其子齊光武兄武王璜之後北海縣少子

靖王興之後阜陵光武子賀王廷之後下邳明帝子惠王衍之後
清山明帝子頃王嗣之後甘陵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之後濟陰明
帝子悼王長薨而無子國除久矣據范史當是濟北章帝子惠王
衍之後亦以是年廢除平原和帝子懷王勝始封薨而無子以河
間王開子翼繼之翼廢爲菴吾侯子志立爲桓帝復以帝兄順爲
平原王奉翼後至是國亦除八國皆除而獨立熙繼琅邪者谷先
遣弟遵至長安貢獻據時在東郡遼盛稱其忠誠操
以此總容故爲容立後除八國者漸以弱漢宗室也 初烏桓乘

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
爲己女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尙兄弟歸之數入

塞爲寇欲助尙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操紀

云鑿渠自呼沱入滎水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滎河名泉州
渠以通海賢曰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曹操因饒河故道決令北
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說文滎水出鴈門後人成夫山東
北入海水經滎河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西北流過平谷縣而
東南流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鑿也渠東至
海陽縣樂安亭南與濡水合而入于海泉州平谷二縣皆屬漁陽
郡舊曰泉州故城在今幽州薊奴縣南海 孫權擊山賊麻保二
瑒縣屬遼西郡○滎音滎洵音旬後音鎮

屯平之

水經註江水過陸口而東左得麻屯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有餘里吳所屯也

劉建安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濡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

十餘人皆爲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

九域志鄴州有萬歲亭或所封也

三

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

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尙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

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

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

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

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尙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

動民夷俱應以生蹢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

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

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

易縣有黃河源郡後漢省宋曰日夷

易縣故城在今承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大易故城是

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

時係無終見六

十卷初平四年又卽授將軍

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河閒邢顒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

氏從疇遊至是已歷五年矣及曹操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

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

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

爲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

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

嚴卽裝也自東鄉避明帝諱改裝曰嚴後遂因之

門人曰

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

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引見諮議明日出

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蓿令

蓿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渤海

不之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澁滯不通虜亦遮

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

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於柳城

前漢右北平郡治平岡縣後漢省平岡縣改治土垠縣賈曰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水經註曰自無終東出

盧龍塞又東越青溼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歷平岡可

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田疇引車出盧龍塞歷山陲谷五

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山望柳城也補註盧龍

縣今平州之盧龍縣柳城故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自建武以

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常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

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寫軍從盧龍二越白檀之險出空

補註白檀山在順天府之密雲

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

縣南二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水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

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

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徐無山在右北平徐無縣西北即田疇所依聚處塹山塹

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白檀縣屬右北平郡宋白檀故城在檀州縣界此馬鮮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蓋慕容廆之先也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向

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樓班邱力居之子也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右北平單于曰烏延能臣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抵之或者烏延之異名也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

狼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烏丸傳逆戰於凡城則白狼山在凡城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在後

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

前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

單于速僕丸速僕丸即蘇僕延語有輕重耳與尙熙犇遼東太守公孫康其眾尙

單于速僕丸速僕丸即蘇僕延語有輕重耳與尙熙犇遼東太守公孫康其眾尙

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尙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尙無以爲說於國家乃先伏精勇於殿中然後請尙熙入未及坐叱禽之縛而坐於東地尙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尙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尙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尙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尙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爲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願不

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黨後勿難言之初操之北

征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

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

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醪禮音嚴又音操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

紫微曰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陳卓曰自張十七度

至軫十一度謂之鶉尾是辰在巳

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贊

贊曰贊河間孝王王閼王代孫恭帝立其父

康爲濟南王以奉孝仁皇祀

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

郡那樓皆來賀師還論功行賞以五百戶封田疇爲亭侯疇曰吾

始爲劉公報仇率眾遁逃

事見六十卷初平四年

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

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

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

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時荊州豪傑歸之者日益多表疑畏而陰爲之備會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之備覺僞如厠而逃焉備有名馬額邊有白點或謂之曰是名的盧相當妨主備謝之曰死生有命及是乘之以奔出襄陽西門欲渡檀溪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過檀溪得免然表實不知其謀也後知之深責越瑁而謝備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劉備在荊州嘗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微曰

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士元名統卽襄陽人孔明名亮本

琅邪人也寓居襄陽隆中

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葛

山西北古隆中也故其葛山詩曰四顧望西北隱隱龍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翁篲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里下有隆中書院臥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亙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草廬在其內其下平如掌卽孔明躬耕處嘗有道士居住草廬中夜聞兵聲躍而移去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甚高云是避暑臺先有董家居此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甚盤嶺在府城南五里躬耕隴畝好相傳諸葛宴賓奔碁于此有石盤廣大尺林廬尚在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年二十七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博陵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庶

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爲人報仇白瑩突面

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立柱維磔

之擊鼓以令於市莫敢識者其黨伍共鑒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同與共止庶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澣相親愛後客荊州又與亮相親善亮少與庶韜及汝南孟建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挹膝長嘯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時劉備屯兵新野徐庶往見之備殊相器賞庶因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君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

猖蹶

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竝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

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謂自桂陽蒼梧跨有交州

則利盡南海也補註漢水在漢陽府城北五里沔水在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下流與漢水合乃入江

東連吳會

者信吳爲東南一都會也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

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

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

軍既帝室之胄

也

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

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道天下

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彊之始出備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備性好結髦時有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二 髦音亮乃進言曰明將軍今日之事但結髦而已耶備投髦而起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操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與操何如備曰亦不及也亮曰將軍既知不如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吾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藉者少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

其計故祇迷疆隴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從父德公知之以司馬徽有知人之鑒令統往見之徽時採桑樹上統坐樹下其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爲南州冠冕故德公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父謂德操爲水鑑

德操徽之字也

言其能知人也德公素有重名

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居漢之陰徽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汎舟褰裳率爾休暢徽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幕徽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

徐庶字元直

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上奔走供

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劉表嘗往候德公曰夫係全一身孰若係全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龍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

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任也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肖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久之德公攜其妻子登龍門山採藥不反徽亦知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事人有以人物問之者徽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容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此言亦復佳人有臨獄求操館者徽自棄其獄而與之家人以爲言徽曰人未嘗求我今一求之而我不與彼將慙矣我何可以財物令人慙乎

戊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 曹操還鄴作元武池以肄舟師 初巴

邵甘甯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恥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甯其出入也陸則乘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雜舟續音去或割去以明奢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至年二十餘止不攻劫頗讀諸子旣而爲益州刺史劉璋將反擊璋兵敗將僅客入百人歸劉表甯走荆州事見六十一卷興表儒人不習軍事甯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江夏郡而入于江蓋指夏水入江之地爲夏口庾仲雍曰夏口一日沔口或曰魯口水經註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然則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口以沔水得名曰魯口以魯山得名實一處也其地在江北自孫權置夏口督屯江南今鄂州治是也故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賢註亦謂夏口成在今鄂州於是相承以鄂州爲夏口而江北之夏口晦矣補註夏口在武昌府荆江之中

正對河口河口在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今名沌口即古滄浪也○美音夷沌音豚上聲又平聲軍不得過乃留

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

急追之甯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甯如

初祖都督蘇飛數薦甯祖不用甯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甯為

邾長邾縣屬江夏郡地道記曰楚威王徙其君于此賢曰邾故城在今復州竟陵縣東飛蓋聞其奔吳之路也宋白曰黃州漢

也邾縣甯遂亡奔孫權考吳曰吳志孫權傳建安八年十二月皆當討黃祖凌統傳父景死時統年十五屬父兵

後擊麻保屯刺殺陳勤按周瑜孫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五年甯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據追言之

周瑜呂蒙其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甯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

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謂在吳之西據上流

之形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

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

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

頓廢已見傳甲兵怠不頓頓謂日鈍

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

楚關

楚關并關也對伐楚楚為并關以拒之故曰楚關

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

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

業業危懼之意若軍果行恐必致亂

甯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

乎權舉酒屬甯曰興霸今年行計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

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

祖橫兩蒙衝

釋名曰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

挾守沔口以枘閤大紮繫石為

可

枘閤機也郭璞曰落機也中作器索枘長繩也

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

矢雨下軍不得前權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

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

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者謂之艦○解音果艦音健又

美^音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紐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權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裊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傳讀日附}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甯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甯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甯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尙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甯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甯殺其父操常欲殺甯甯亦常備統不與相見偶會飲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甯起曰甯能舞雙戟蒙曰兩君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權知統意命統不

得讎之令甯將兵屯於他所 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

大夫

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大尉為三公哀帝元壽二年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中興以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今雖復置丞相御史而操

自為丞相事權出於一矣 癸巳以曹操為丞相操以冀州別駕

從事崔琰為丞相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為丞相東曹掾

元城令河內司馬朗為主簿朗弟懿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

法曹議令史

別駕從事州牧行部則奉引錄眾事漢制公府西曹掾主府史署用東曹掾主二千石長吏選除及軍吏

黃閣主簿錄省眾事文學掾漢郡曹有之操是公府創制也 法毓

曹主簿驛科程事時

公府諸曹皆置議令史元城縣屬魏郡 毓

種之子也 改正植原文誤作直 玠立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

時自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沖遜抑阿

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

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我復何爲哉
司馬懿兄弟八人皆以達爲字時人號曰八達而懿尤聰達多大
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予所及也初操
爲司空辟懿懿知漢運將終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
操使人夜往刺之懿堅臥不動及是又辟之敕行者曰若復盤桓
使收之懿聞命卽行初無難色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
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
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
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
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其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
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

爲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爲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

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

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

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發而東入朝也○侍音柿操表騰爲衛尉考異

略曰建安十五年徵騰爲衛尉按張既傳曹公將征荊州令既說騰入朝蓋三字誤爲五日以其子超爲偏將

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邺爲後十七年族屬張本秋七月曹操南擊劉

表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郗慮爲御史大夫王子太中大

夫孔融棄市融覓曹操雄詐深惡之又恃其才望每於眾中數戲

侮操發辭偏宕言其議論抑揚有所偏重也宕過也多致乖忤初操欲征烏桓融嘲

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楮矢丁零盜蘇武牛

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與操書曰昨承訓荅陳

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退讓魯因儒而損今令不廢文學夏商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實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千里實內不以封建則操不可以居鄴矣故憚之御史大夫郗慮融之故吏也融薦之於操擢爲侍中帝嘗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短長以至不睦操嘗以書和解之引朱浮彭寵寇恂賈復爲言融復書曰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游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至是慮承操

風旨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

軍師祭酒軍謀祭酒皆操所置

奏融昔在

北海

建安初融爲北海相

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

語誘訕朝廷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

尼不死融荅顏回復生大道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妻子

皆殺之融初被收時男年九歲女年七歲寄託他舍主人憐之遺

之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頃

亦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受刑

顏色不變融字文舉孔子二十四世孫也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

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

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

不妄接賓客敕門下非當世名人及通家往來皆不得白融欲觀

膺爲人故造其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弟子門者言之膺問融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誓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固累世通家也眾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聞其言曰夫人小而了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盛憲嘗遇融於途怪其狀貌不凡下車執手載與俱歸與之談論便結爲兄弟因升堂見親酌酒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國家有賴所以賀耳及長與平原陶邕洪陳留邊讓齊名而高節偉操遠出其上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居常賓客日盈其門嘗自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

酒不空吾無憂矣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摧世
患及融死許下知交甚眾莫敢收者習往撫尸而哭之曰文舉舍
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旣而赦之

范曄論曰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
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啟機于身後凜凜焉觸觸焉其與
崑玉秋霜比潔可也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
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竝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
自甯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其升高樓因令去梯謂
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

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平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
爲驪姬所潛自後而

死重耳申生之弟懷驪姬之譖出奔獻公卒後重耳入是爲文公送爲霸主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

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託國於劉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竝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疾或勸備宜從表備曰景升待我厚我不忍也琦自江夏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緡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吳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

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

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

考異曰范

書陳志表傳皆云韓嵩亦說

琮降按當時被囚必不預謀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

操節漢節也琮父表受之于漢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

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

樊城在襄陽東北臨漢水周大

夫樊仲山甫之邑也唐為棗州安陽縣

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

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

作事如此不蚤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

斬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

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

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將其眾去過襄陽駐

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當陽縣屬南郡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江陵南郡治所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元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旣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

幅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

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

當陽長坂在今荆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縣

東有櫟林長坂宋白曰漢當陽道城在今縣北春秋傳楚伐麇顧容釋例曰麇當陽也

備棄妻子與諸葛亮

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

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

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

自此迄于樊陳士大夫率自謂

日可來其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執趙

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

趙雲字子龍

頃之雲身抱備子禪保護甘

夫人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初備在

許與曹操共獵獵畢眾散羽勸備殺操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

渚羽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
 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
 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越通之後也深中足
 智魁傑有雄姿荊州既降操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吳
 度耳操又釋韓嵩之囚四韓嵩事見六十卷建安四年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
 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先為尚
 書鄧義為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
 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漢即河也漢書地理志註曰東漢水受其
 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人江如瀉曰漢中人謂漢水為沔
 水師古曰漢上曰沔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三班固謂之
 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
 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嶺家山迤洋金房均縣
 鄂後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
 巴乘夏水下漢四月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數外徑隨河

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耶
軍利細圖果合與浩水會至益州入江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耶
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
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己以至於此
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操爲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
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初袁紹在冀州遣
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爲冀州士平民懼英傑所利四戰
之地不如荆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
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皆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
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陽劉望之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
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望之弟廙謂望之曰
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鳴犢
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耶之不濟命也夫子

貢進曰何謂也孔子曰賈鳴犢舜華雷之賢大夫也趙盾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邱明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避之而況乎邱哉乃還○庚音弋又異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蠱遷化於外

謂范蠡去越而扁舟五湖卒居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虞絳揚州南陽韓暨避袁術之命徙居山都山劉表

又辟之遂遁居孱陵

山都山在南陽郡山都縣孱陵縣屬武陵郡後劉備改曰公安賢曰孱陵故城在今荊州

公安縣西南

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爲表所禮重

潛私謂王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

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又操得荊州以暨爲丞相士曹屬

丞相府有

戶曹賊曹兵曹銀曹士曹掾屬各

一人兵銀士三曹蓋操所置也

潛參丞相軍事時方用兵故丞相府置參軍事

治廩粢皆爲掾屬

漢公府並有掾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其餘皆比三百石其屬比二百石三公爲天子之股肱

屬則三公之喉舌

芝爲管令

管音

稔又得趙戩

戩音

執其手曰

恨相見晚亦禮而用之皆從人望也隗囂嘗避亂魯陽山中山民
合黨欲行寇掠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
之終不爲害王粲暢之孫也弱冠時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
著貴重朝廷常車駕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
既幼弱狀又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爲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人常以爲
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不能加也司馬芝爲管令時郡主簿劉節
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芝既莅事差節客王
同等爲兵掾史白芝云節家前後未嘗給繇繇音若至時藏匿必
爲畱負芝不聽與節誓曰君旣大宗且爲郡股肱而賓客每不與

役必眾庶怨望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
節藏同等又令督鄧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
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祁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
芝以郡主簿爲兵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初魯肅聞劉表
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
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
彼此謂有附琦者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
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
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
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其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
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

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
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言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
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興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
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
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
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
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
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水經注江水過鄂縣北而東流右得
樊口樊山下蠻溪水所注也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郡國志
鄂縣屬江夏郡孫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武昌軍是也通鑑
以爲孫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
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柴桑縣屬豫章郡晉

置尋陽郡於江南卽此柴桑縣地也今江州德化縣西南
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

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杜預曰芟刈也夷殺也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

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

眾與中國抗衡衡以取平上下相當無所卑屈曰抗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

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

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事見十一卷況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

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

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

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者也前書韓安國曰所風之義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註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謂作之尤爲輕細故以

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

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

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

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羽謂備吳劉璋鼎足之形謂三分天下也成敗之機

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

伐罪旌應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

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

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

乃以千數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于

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

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櫓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

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櫓牙旗幟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

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

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則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韓詩曰屋宇

曰屋宇垂爲宇又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

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

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

下曹從事下曹從事諸曹乘轎車晉志曰轎車牛車也古之貴者從事之策下者

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貴之
自靈臥以來天子至士送爲常乘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

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

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

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

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

精足用英雄樂業

補註言英雄之樂業此基業爲我效川也

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

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

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

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

精兵數萬人進依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

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
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
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
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
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
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
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
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父表諸人秦松字
文表
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
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雖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
敬程公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
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哉

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選

不期而會

便還就

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補註決者決戰也言卿自料能辦此事則誠當與之決一勝負不然當還就孤孤自與孟

德決勝負也兩決字前後正相應

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

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孫權從兄孫章太守貢其女爲

曹操子婦欲遣子入質朱治聞之往說貢曰破虜將軍昔率識兵

入討董卓聲冠中夏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故

表授大郡爲宗室冠今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

世務必克成王業應運東南故劉元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

下所共知也竊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撫然夫曹操阻

兵傾覆漢室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

空虛道殣相率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而將軍乃欲背骨肉之

親違葛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

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資乃止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

水次候望權軍邏巡也○還音羅去聲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

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委棄也署置也備註委者棄己之官守而他往署者署人爲官守以代己

僅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

計戰卒有幾解音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

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

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愧者自愧呼肅之非喜者喜瑜之整也進與操遇於赤壁

水經註江水自沙羨而東右注赤壁山北郡縣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卽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

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邱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

對江北之烏林巴邱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州赤壁非是今之華容縣則晉之安南縣也 時操軍眾已有疾

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
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
蒙衝鬪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預
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走舸艦上立女簫鼓棹夫多戰卒少皆
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陸乘人之所不及金
鼓旗幟列之于
上此戰船也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

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
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
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
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時黃蓋爲流矢所中墮水中雖爲軍人所救
免然寒甚不能言軍人亦不知其爲蓋也置廁牀中值韓當過其
旁蓋奮力呼之當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華容縣屬南郡從此道可至華容縣也杜佑曰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

遇泥

濫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

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旣得出操大喜諸將問之操曰劉備

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

所及備與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

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

守襄陽引軍北還初操自柳城還郭嘉病卒操臨其喪哀甚謂荀

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

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又與荀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

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南方有疫人多畏之奉孝亦嘗言吾往南

方必不生還然與計議必云當先定荊州此爲棄命定事立心乃

爾何得使人忘之至是敗歸於路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不

覺失聲號慟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既而與權書曰赤

壁之役值有疾病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周瑜程普將數

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肅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

守之益州將龔肅舉軍降

先取夷陵則與益州為鄰故龔肅舉軍以降龔肅名

周瑜表以

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

橫野本將軍以資蒙序未至故為中郎將

蒙盛稱肅有膽用

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

甘肅肅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

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

凌統字公績

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

係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疋而還

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百將數千人攻城仁遣部

曲將牛金率三百人與挑戰眾少不敵遂為所圍仁與陳矯登城望之見其垂沒左右失色仁意氣奮怒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奈何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壯士數十騎出城去敵百餘步迫溝仁徑渡溝直前衝入敵圍金等乃得解餘眾未盡出仁復還拔出之敵眾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

二月徐繼自將圍合肥合肥曹操置揚州刺史治焉時刺史已移治壽春考吳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喜救合肥權聞喜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北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又陳矯傳云陳登為權所困於匡奇令權求救於曹操而先賢行狀云登為策所圍按策始欲攻登未濟江已為許貢客所殺吳書云權征合肥命張昭別討匡奇於時陳矯已為曹仁長史又陳登年三十六而卒必已不在不知登之被圍果在何時也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此古當塗縣也

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

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

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

軍師亦古將軍號曹操置軍師祭酒

而備置軍師中郎將皆以一時軍事創置官名也然中郎祭酒止使軍謀中郎將則有兵柄亮後又遣中郎將軍使督零

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爲桂陽太

守雲之徇桂陽也太守趙範降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

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也固辭不受時有勸雲者雲曰範

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子不少何必樊氏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先是雲與夏侯惇戰于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不相

知雲自備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愼慮類

如此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

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修聞松有倚才乃以操所換兵書示松松覽竟曰此吾蜀中所故有曹公竊之耳因卽口誦徹尾修大奇之卽以此事述於操以薦之操曰或偶合耳遂焚書終不用松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爲後十六年璋迎備張本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

公羊傳曰葵邱之會桓公震而

矜之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

棄之於俯仰之間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勅疇捐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

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不以疇同於子文辭祿

國語曰且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

及夕也以令尹秩之咸王每出子文之謀必述王止卿又復人語

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述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用民也民多

財者而我取富也是勸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述死非述富也

申胥逃賞左傳吳破楚入郢中包胥如秦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師乃出大敗吳師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

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操猶欲俟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

而勸之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

勤曾不能顧乎疇荅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

謂不能為劉虞報讎自直于徐無山也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

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

得已請願效死勿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以荅操操喟然

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曹操生二十五子丕彰植熊昂鑠冲據
宇林衮玆峻矩幹子上彪子勤子乘子整子京均子棘微茂而冲
最賢亦最愛字曰蒼舒孫權嘗致巨象操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
莫能出其理冲時年五六歲進策曰置象于船而刻其水痕所至
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操用刑嚴重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
吏懼必死冲謂曰且待三日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
齧者謬爲愁色操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不吉今單衣
見齧是以憂耳操曰此妄言也何患之有俄而庫吏以齧鞍聞操
笑曰兒衣在側尙齧況鞍在柱乎一無所問凡應罪戮而爲冲所
濟宥者十數皆此類也年十三卒操哀痛之甚丕爲之寬喻操曰
此我之不幸而汝之幸也先是操嘗殺神醫華佗及冲病困操乃

歎曰吾悔殺佗令此兒殭死也既而以司空揆郗原女早亡操欲

求與渾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

未成人而死曰殤生未為配偶而死合葬故曰非禮

原之

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

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佗字元化沛國譙

人也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其

療治人疾或鍼藥所不能及者飲以麻沸散因剗破胷背抽割積

聚若在腸胃則斷截煎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無不立

愈嘗謂弟子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

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

導引之事熊經鸞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

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體有不快起作

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則愈矣然本作士人恥以醫見業操有頭風使治之佗不可盡力又託事歸家召之不至操遂收付許獄將殺之荀彧謂操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全宥之操曰勿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更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佗能除此但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即不殺此子終亦不爲我斷此根原也

附錄佗別傳曰河內太守劉勳有女年二十左鄰有創瘻而馬馳五十里因斷犬後腹持向創口相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口出以鐵錐貫其頭牽之地長二三尺逆鱗有目而無睛疾遂愈一婦人患寒病佗令以冷水灌之頃滿百灌灌至七八戰慄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飲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露露高二三尺灌至百而疾愈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語之曰向見道邊賣餅家蒜齏甚酢取三升飲之病當自愈即如佗言立吐一地乃縣地于車而往謝及門有兒童見之曰客車邊有物是必達我翁也及進顧視其北壁有縣地十數一郡守篤病佗以爲盛怒則

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寒夫又雷書屬之守果大怒吐血數
升而愈廣陵太守陸登忠曾中道面赤不食佗服之曰府君胃
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食也即作湯飲之吐出三升
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胎○酢音措今文作醋
孫權使

威武中郎將賀齊

虞預曰賀氏本姓晏氏齊伯父純安帝時
爲侍中避布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

討丹

陽夥縣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

魏氏春秋曰丹
郡夥縣有林歷山

今徽州府之夥縣○夥音衣

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賊

臨高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將吏患之齊陰募輕捷士爲作鐵

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斃山爲緣道夜金潛上縣布以

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

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爲新都郡

權分緣
縣爲徒

新新定休陽縣屬并夥爲六縣置新都郡晉武帝
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睦州

以齊爲太守齊

初與賊戰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

皆還自向軍中患之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
無刃之物無毒之蟲不可禁也乃多作勁木白楮選精卒五千人
執之光登賊恃善禁了不爲備斃於楮者以萬計山賊遂平

楮楮